

圣经告诉我们

# 爱的使者 ——基督圣徒传

萧 潇 编著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## 七、工业时代的先知鲍思高神父 ( 1815 ~ 1888 )

19 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工业革命。两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历史实现了又一次根本性大改变，开始了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现代化时代，也产生了两个新阶级：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。

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过渡到新石器时代的耕种土地、饲养动物历经数千年的时间，而“工业革命”却在 150 ~ 200 年之间就突然完成了，使人类突然间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状态。人类的创造力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，然而人类的局限性却制造了人类新的灾难。

工业革命为人类创造了空前多的财富，可是这些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，他们通过对许许多多穷人的压榨剥削，使个人财产不停地滚动成更大的数字，而穷人只能更穷，直至走上绝路。人类更多地认识并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，却更多地忽视并摧残了人本身。人类有了许多新发明，可是人却成了机器流水线的奴隶。人的欲望开拓了人类文明的范围，却也摧残了人类精神的家园，人与人的关系被一种新型人际关系所取代，这就是金钱关系。

工业革命的负作用震动了许多悲天悯人之士的良知，人类新的灾难使他们思索、呐喊、行动，为新的步伐矫正路线，如法国的圣西蒙（1760 ~ 1825）、蒲鲁东（1809 ~ 1865）、德国的马克思（1818 ~ 1883）、恩格斯（1820 ~ 1895），后二位于 1848 年发表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1867 年出版了《资本论》。文学界有雨果

(1802 ~ 1885)、狄更斯(1812 ~ 1870)、陀斯妥耶夫斯基(1821 ~ 1887)、列夫·托尔斯泰(1828 ~ 1910)、爱弥尔·左拉(1840 ~ 1902)。

宗教界在这个时代的作为也非常突出，18世纪本是宗教受到敌视的时期，启蒙主义思想对自由的歌颂使人们厌恶特权阶层，而教会经过1800多年发展，权重位高，经济实力雄厚，自然也成为众矢之的，财产被洗劫，修士修女被驱逐，宗教活动被禁止，1799年在法国死于囚禁中的碧岳六世(Pius VI 1775 ~ 1799)竟被认作是最后一位教宗。可是这个痛苦的打击是对教会的又一次净化，19世纪的100年间宗教又在欧美各地生机勃勃，仅天主教修会的勃兴就让后来人大吃一惊。除旧有各修会重焕生机外，新兴修会几乎难以计数，平均每一年都有数个新修会产生，只法国就新增了100多种男修会，300多种女修会。当时流行着一句话：连全知的天主也不知道全世界究竟有多少女修会，更不清楚她们彼此不同的服装。这个时期产生的修会大多数不是隐修制，而是在社会中服务于贫困人的生活和传道拯救人们的灵魂。

若望·鲍思高(John Bosco)就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他1815年8月16日出生，1888年1月31日去世，他的使命是帮助并教育贫困青少年，给他们欢乐、衣食、知识和技能，给他们心灵上的宁静和舒畅，使他们成为优良的国民和基督徒，成为有益于社会和人类的人。鲍思高被称为“孤儿之父”、“青少年的救星”，也被推崇为伟大的教育家、出版家、改革家，以及能预见未来的先知。

## 1. 放牛娃的梦

鲍思高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只有数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这里离大都会都灵市35公里。他不满两岁时，父■由于在地里干

活后酷热万分，进入酒窖乘凉得了肺炎，不治而亡，仅 33 岁。留下若望·鲍思高和同父异母的大哥安道，二哥若瑟，母■和瘫痪在床的祖母。母■贤淑慈慧，虽然那些年干旱饥荒，许多人流浪乞讨，他们也在万不得已时杀了耕牛，但母■从不惊慌，没有办法时就带全家一起祈祷，不论什么时候她都使家里充满快乐和希望。她既要操持农田，又照顾婆母和儿子，还特别热心肠，不论村里谁生了病或有麻烦都请她去帮忙，她的影响使孩子们也从小养成助人为乐的好习惯，鲍思高很小时就喜欢吃饭时省下一些食物送给更穷的人，放牛时常用自己的白面包换同伴的黑面包。

母■还非常注意教育孩子，常利用身边的事情培养他们的信仰和德操，当落霞使孩子们陶醉时，她告诉他们要赞美创造了万物的天主；当乌云使孩子们害怕时，她告诫他们不要犯罪得罪天主；有人讲坏故事时，她警告三个儿子离远些，帮他们认识那坏榜样是多么恶劣；在城里看到无赖酗酒、打架、游手好闲时，她告诉孩子要远避这些坏行为。她常提醒孩子们：记住，天主在看着你；常教导他们早上醒来先划圣号，跪在圣像前满怀信心念“感谢我主天主……”；劳动前把自己的辛劳献给天主……。

鲍思高是家里的老小，母■却从不娇惯他，当他对哥哥霸道时，母■就故意冷落他，让他知错认错改错。不过小鲍思高一般都很乖巧，很体贴母■，一次他在家里玩，不小心打翻了油瓶，珍贵的油流了一地，他扫也扫不净，盖也盖不住，又怕妈妈难过，便折了一根树枝早早跑到妈妈必经的小路上等候，一看到妈妈就跑上去先殷勤问候，然后递上树枝认错，请妈妈责罚，妈妈知道了他是无心做出的错事，又坦白诚实，便宽恕了他。

鲍思高从小就很勇敢，身手也矫健，擅长爬树、跑跳，胆子也大，五六岁时已是一个聪明伶俐，健壮活泼的小领袖，孩子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玩。可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总是很冒险，一次玩

木球时他的头被打破了，母■边为他包扎边责备他，禁止他再去玩，而他却对母■说：“如果您真的不同意，我就不和他们一起玩。但是我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就会听我的话，不争吵，不打架，也不说脏话。”母■对小儿子的话很惊讶，便又让他去玩了。

鲍思高九岁时做了一个梦，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第一个奇怪的梦，这个梦对他后来的生活影响很大，启示了他的使命，但当时他并不明白，只是牢记在了心里。那好像是在他家附近的广场上，许多孩子在玩，很开心，可是有几个孩子却满口脏话，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，并大打出手，他便跑过去用拳头让这几个坏孩子住口住手，自己也挨了好几拳。这时出现了一位穿白袍的庄严男子，叫他的名字，不让他打那些孩子，说：“硬拳对硬拳只能两败俱伤，况且你有多么大的武力能打败并征服所有的孩子呢？你应该用温良与爱心去引导他们，帮助他们，向他们解释罪恶的丑陋和德行的宝贵。”

其实他一直想这样做，可他自己也不懂多少，怎么向别的孩子解释，引导帮助他们呢？便问那人为什么让自己做没有能力做的事，那人对他说：“正是你认为这事不可能，所以你该服从命令，去求学，使它成为可能。”并为他介绍了一位慈祥美丽的高贵夫人，要她作他的女导师，教给他智慧。夫人拉着他的手，指给他看一群凶悍的动物，说那是他的田园，他应该在这里工作，成为一个谦逊、刚强、健壮的人。然后夫人让那些凶悍的动物变得活泼优雅，围在她周围跳跃嬉戏。他不明白什么意思，着急地哭了，夫人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一切。”

他从梦中醒来后，手和脸依然很疼，男子和夫人的话也记得非常清楚。早晨他向全家人讲述那个梦，二哥说他会成为牧人，大哥讥讽说他会成为土匪头子，母■说不知道他会不会成为神父，祖母很干脆，说：“梦，不去理它。”

他不再理会这个梦，却没有忘记，并在不知不觉中照梦里的指示去做，竟然萌生了当神父的愿望。他想神父最有知识，最有能力，一定可以解决许多问题，帮助青少年。当神父必须上学，梦里他也被指示应该去上学，九岁那年冬闲的时候，母亲送他进小学上了一年级，平常日子各农家的孩子不论大小都要在地里干活，学校只在冬闲时开。书很快成为他一刻不离的好朋友，而且没想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，过目不忘，开春学校放假，他向老师借来不少能看懂的书，在休息时阅读。放牛的活儿是看书的好机会，小朋友们让他一起玩时，他认真地说：“我要读书，长大后当神父。”孩子们都奚落他。第二年冬闲时他又去上学，并且可以给别人念书了，冬天人们习惯聚集在畜棚里，和牛羊一起取暖，妇女纺线，男人抽烟聊天，他就到孩子们中间，给他们读有益的故事书。孩子们不再奚落他，反而被他读的故事迷住了。

鲍思高也喜欢看魔术表演，为演员们奇妙的技术着迷，但他不只看热闹，还留意演员的手、袖子、衣袋及各种道具，然后自己练习，自己制作道具，竟然学会了多种技艺，在村里一片草地上当人们休息时去献技。但他不免费，表演前先划十字圣号，请大家同念一遍圣母经算报酬，而且每演十几分钟还停下来插讲一段道理，基本上都是上个星期日神父的讲道。稚气的10岁小魔术家和讲道师让小朋友们很开心，也很得大人们赞同，在草地上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有益的活动中心。

可是第三年冬闲的读书在家里引起许多矛盾，大哥认为只有干活才是正事，读书没什么用。当神父是贵族，至少是富人的事，弟弟应该多干活，所以反对小鲍思高上学，而且一看见他抱着书不放，就训他或揍他。祖母也去世了，没人能为他说话，又开春时，母亲只好打发他去附近农庄帮工，以便在不忙时能读书。

他找到一个放牛的活，边放牛边看书，也帮助干各种农活。

他做事勤恳灵敏，很受主人喜欢，而他也很重视祈祷，从不忽略，他相信祈祷可以帮助自己读书和工作，并帮助自己实现其目的。他一直在农庄工作了三年，可是心里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再去上学，他已经 14 岁，再不上学就没有机会了。妈妈看他特别想上学，便打算送他去镇上学习。但家里确实很穷，供他上学非常困难，舅舅出主意让他找神父求助，可是问题突然解决了。那年是 1828 年圣年，教会隆重庆祝，各教堂都有布道大会，一天晚上他听完讲道，在回家路上遇到附近教堂的贾老神父，神父见他兴高采烈，长得又聪明端庄，便截住他问是否明白会上讲的道理，鲍思高很干脆地说：都明白。神父微笑着，从衣袋里取出四个铜板，对他说若能说出几句今天听到的道理，铜板就全归他。鲍思高镇定自若，从头到尾几乎将所有重要的道理都重复了一遍，使神父非常惊喜，问他姓什么，父母是谁，是否读过国文，可鲍思高不知道“国文是什么东西”，神父笑了，又问他是否喜欢读书，为什么要读书，当听他说读书是为当神父时，又刨根问底问他为什么要当神父，鲍思高回答：“我要管理青年，他们本性善良，并不坏，可是没有人照顾他们。”

鲍思高的回答使神父很惊讶，又看他记忆力甚好，马上对他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你母亲来教堂见我，我要先照顾你。”就这样，他成了贾老神父的学生，学习意大利文文法和拉丁文。不久又住进教堂，与贾神父形影不离，神父答应等他长大后送他进修院，自己出学费供他。但不幸的是年老的贾神父很快染病谢世了，遗赠给他供他上学的钱又使神父的侄子们争吵不休，他很想利用这笔钱去上学，但又不想因为自己引起争端，最后他想天主如果让他当神父，自会照顾他，不必用勉强得来的钱。他毅然将钱全部给了他们，说：“我宁可不要钱财，而必须要天堂，给你们吧，我一分钱不要。”

之后，母亲送鲍思高去镇里学习，来往 20 多里，他为节省，

每天提着鞋赤脚走路，到了学校才穿上。由于他以前所学知识有限，加上家里穷，衣服破旧，常受同学们讥笑，叫他“碧基的牛郎”，过去他一向受伙伴们欢迎，现在却受人讥笑，心里很难过，但他埋头努力学习，加上天生的出众记忆力，后来很得老师喜爱，同学们的态度也有所转变。可是不久换了新老师，是一位70多岁的老神父。五个班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，老神父又无法控制，常责骂或体罚学生，结果使纪律更糟，他就将罪过归在年龄最大的学生们身上，鲍思高自然成了重点泄怒对象，并被认定是个笨伯，使鲍思高很受到伤害。另外还有些事情使他难过，当时教会对神职人员的教育强调庄重严肃，与群众保持距离，鲍思高在路上遇到神父总是尊敬地问候，鞠躬致意，而神父们绝大多数都态度倨傲，严肃客气地答礼后匆匆离去，那黑色长袍像一道墙将他们与群众冷漠地隔开。鲍思高暗暗发誓，自己成为神父时，一定要主动去接近别人，尤其是孩子们，去对他们说些有益的话，给他们一些忠告。

新学年开始，鲍思高与母■商量去另一个镇基爱理的公立学校上学，不过学费仍是大难题，他遇到的困难已经很多，也更了解家里的穷困，很有些犹豫，但没想到，他又得到一个机缘。暑假里，附近有一个村庄庆祝本堂节，教堂前竖立起一根旗杆，上悬许多礼品，有香肠、手帕之类小礼品和20里拉钱。鲍思高想如果自己得到那些钱会非常有用，20里拉是他在农庄放牛一年的工资。旗杆很光滑，涂着一层油，好几个人爬到1/3就滑落下来，鲍思高仔细观察，寻找他们失败的原因，直到认为自己有把握了便稳步走到旗杆下，从容不迫地往上爬，他每爬一段就双脚绕杆蹲在后脚跟上休息一会，观众哄笑他，让他下来，可是他越爬越高，人们不再起哄，直到他取下那个布袋便热烈地鼓掌欢呼。

20里拉并不够支付学校的全部费用，鲍思高征得母■同意拿了两个布袋去附近几个村落乞讨，一遍遍地说：“我是丽达·

鲍思高的儿子，要去基爱理读书，母■没有钱供我，请你们尽量帮助我吧。”村民们都不富裕，但都尽力帮助他一些鸡蛋、玉米、麦子之类，有的神父给他凑了些钱，一位搬往基爱理的妇人答应留他住在家里，这样他如愿进了正规学校。

刚入公学时，他被安排进小学读最后一年级，和一群12岁的孩子在一起，被小同学起绰号“高柱子”，他自己也觉得别扭。他埋头苦学，两个月后考试得了全年级第一名，破格升入中学，又两个月后，仍考了第一名，再次得到破格入初中二年级，一年连升两级，打破了学校纪录。在新班级里他仍然名列前茅，许多同学请他补课，他从不推辞，寄宿主人家的儿子不喜欢学习，他苦口婆心劝说、鼓励、耐心帮助，使那孩子也变得好学习上进，女主人为了感谢他取消了房租和饭钱。

鲍思高在新学校赢得了许多好朋友，也长成了男子汉，个头虽是中等，但健壮结实，臂力过人，有威信，有思想，还发起了一个俱乐部，叫“欢乐会”，帮助同学们一起在快乐中敬拜天主，保守美德，还制订了规程：①会员要避免一切不合基督徒身份的言行；②谨守学生和基督徒本份；③保持愉快心情。他们每周日进教堂参与弥撒，听讲道，轮流在每个会员家里举行定期集会，组织话剧演出、讲演会、歌咏会、旅行等各种活动，他还利用自己会变魔术的特长吸引同学们。

高中期间他交到几位知心朋友，与磊思·高木录接触的最初原因是由木马游戏引起的。磊思不喜欢玩这种游戏，一些坏同学却强迫他玩，一个同学还狠抽了他一记耳光，同学们大惊，等待一场大战开始。磊思因愤怒脸色都变紫了，但他只是怜悯地看着那个同学，用平静的口气说：“如果你认为这样就满意了，那你可以走了，我已经宽恕了你。但我不会去玩这种游戏。”磊思这种态度使鲍思高格外敬重，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，后来都做了修士。

高中毕业后，鲍思高终于可以向理想迈开决定性一步了，他

希望加入方济各修会，自小他就崇拜方济各。可是本堂神父劝他朝本堂神父的方向努力，可以更接近教友和儿童，也便于照料年老的母■。他便去请示母■的意见，母■对他说：“我不能干涉天主的安排，我不要你给我什么，也不希望你给我什么。你应该慎重选择你的未来，立定志向后，要踏踏实实走你的路，不管别人的言语态度。你记住，你母■入世贫穷，在世贫穷，去世时也要贫穷，倘若有一日你做了神父而有钱的话，我永远不来看你。”母■的话使鲍思高更坚定，更沉着，他请磊思同做九日敬礼<sup>①</sup>，然后去拜见一位著名神师贾发束神父。贾神父对他说：“先穿上修士衣服，继续读书，时候到时，天主自会启示对你的旨意。”

20岁，鲍思高穿上修士的黑袍，表示立志做神父，进入神学院学习哲学二年，神学四年。临行前母■叮嘱他：“你要牢记，使人生荣耀的不是衣服，而是德操和善行。我宁愿有一个身为贫穷农人的儿子，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儿子做个不尽职的司铎。”母■的话成为鲍思高一生的力量。

神学院并非世外桃源，也有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和罪恶。生活单调，人与人隔阂冷漠，甚至有人看黄色书籍。鲍思高严格要求自己，并用魔术和好故事活跃吸引同学们，引导他们作祈祷，树理想。磊思仍是他的好朋友，磊思超凡脱俗的神修境界给了他强大的精神力量。同时他也注重安慰、服务同学。这些使他成为学院里最优秀、最受人敬重的学生，年年受嘉奖。遗憾的是磊思没有毕业就病故了，使鲍思高痛苦了许久。

六年神学院学习结束后，他带着优异的成绩回到都灵教区，1841年6月，27岁上晋升为神父，成为都灵市一座教堂的副本堂，一个穷寡妇的儿子成了神父，母■告诫他：“开始献祭便要

---

① 天主教的一种祈祷方式，连做九天。

开始受苦。”当神父毕竟是一个重要选择，虽然盼望了十几年，而最后决定仍难免再三思虑。他在日记中写下当时的心情：“我愿意继续往前走，可是想到要一生束缚自己，不禁战栗不安。”他没有加入方济各会，但他决心要以方济各的爱德和清贫指导自己的各种工作。他为自己规定：严守作息时间，每天睡5小时，日间特别是下午除非有病不沾床；工作是战胜灵魂仇敌的利器；满足于现有的食粮等九条。并写下自己的座右铭：司铎不会独自升天堂或下地狱。

## 2. 为了孩子们

至此，鲍思高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神父，但是他独特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成为神父的鲍思高还在寻找，他没有忘记为青年服务的志向。他又去请教神父贾发束神师，被邀请在都灵神职培训班继续学习，同时尽司铎职。这个班的目的是培养适应时代和当前社会需要的司铎，上下午有专题讲座，其余时间下去实践，深入医院、监狱、慈善机构、公寓、贫民区等地方开展神父的工作，给成人讲教理，给儿童讲圣经故事或简要教理，看望病人，照顾老人，使年轻神父们认识社会，也更深地认识自己的使命。鲍思高过去只了解农村的苦难，不知道城市的可怕，这里的实习使他看到了工业城市的灾难。

19世纪中期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，大型工厂的发展，机械化耕作的兴起，使更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工匠涌入城市。工业革命对妇女儿童廉价劳动力的需要，使强壮的男子失去职业，过剩劳动力的供应使劳动者的工资非常低，生产相对过剩又使更多的人流浪街头。而工厂主只想赚钱，还不知道保护工人，“少数豪富的人强使无数劳工陷于真正的奴隶生活之中。”

(劳工通谕),<sup>①</sup> 恶劣的工作环境, 长时间呆板单调的工作, 使工人事故率、死亡率、生病率都极高, 许多人变得呆痴愚笨, 工人们“毫无保障地任不人道的厂主们支配, 成为贪得无厌的竞争的牺牲品。”(劳工通谕)

都灵市在 1838 ~ 1848 年间人口由 1.7 万猛增到 13.7 万, 每年都有数万人涌入城市。鲍思高在建筑工地看到许多 8 ~ 12 岁的孩子在摇摇晃晃的脚手架上做泥水小工, 城门口蚁群一样汇集着卖火柴、擦皮鞋的衣衫破烂、手脸肮脏的儿童, 以及等人招工扫烟囱、铺石块、撒传单的孩子, 表情冷漠呆痴, 或冷酷凶狠。他们对一切都不信任, 不想听故事, 也不想看玩把戏, 只有衣着华贵, 轻松愉快走过的富人能让他们畏缩地抬一抬嫉恨加恐惧的目光。还有许多成群结队的青年在街上游荡, 打架斗殴, 恶言咒骂, 偷窃抢劫, 晚上许多人露宿街头, 即使有家也是个黑暗肮脏低矮的小窝棚。鲍思高还经常同贾神父一起去探望监狱, 了解到许多犯人过去的生活和犯罪经过。他们多数是偷窃罪, 由于实在太穷困, 无法活下去, 不得不去偷。他们憎恨剥削他们的人, 他们一天十六七个小时不停地工作, 却挣不到糊口的粮食, 栖身的住所, 而偷一个面包就会被送进监狱。监狱里又有狱卒毒打, 凶狠的犯人称霸。许多人想过改邪归正, 可他们实在活不下去, 只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送进监狱, 逐渐他们变得麻木自卑又对一切都愤愤不平。

鲍思高为这些怵目惊心的罪恶深感痛苦, 意识到必须帮助这些孩子, 他们需要教育, 需要一份好工作, 使他们有一个光明可靠的前途。他们更需要快乐的童年, 做个真正的孩子, 在青绿的草地上跑跳欢呼, 而不是挤在昏暗的工厂里、肮脏的街道上消磨

---

① 良 13 世 (Leo XIII 1878 ~ 1903) 颁发的一份通谕, 呼吁劳工权利。

生命，他们需要爱。首先他开始帮助监狱里的孩子，照顾他们，为他们讲解天主的爱，帮助他们恢复人的尊严，感受愉快，他还在狱里交了几个朋友。可是他的工作一次次失败，上一次刚见好转，下次再来时青年们又在咒骂斗殴，面孔又变得狰狞可怕，有一次鲍思高忍无可忍，伤心之极，看着他们放声痛哭，有孩子问：“那个神父为什么哭？”有的答：“因为他爱我们，若是我母  
■看见我在这种地方，她也会哭。”

鲍思高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这些孩子，他与贾神父商量想成立一个青年中心，使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那里找到停留的地方和可靠的朋友，使出狱的青年在那里获得帮助和支持。事实上当时已有不少人意识到青少年问题的严重性，意大利政府也注意到了，许多教区已经开始开办各种性质的青年中心。早在1809年一位磊思·巴福宜神父已开办了一所青年中心，专为“贫穷、粗鲁、被人轻视的孩子”服务。当时许多神父、修女、贵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着青少年问题或其他社会灾难，据记载，到1850年，青年中心在米兰已有15所，都灵教区也先后成立了“圣玛定青年中心”、“工艺学校”、“救济贫苦青年爱德会”等团体。

1841年12月8日，鲍思高的青年中心没有开幕式，没有谁发动，好像自然而然地开始了。那一天是圣母无染原罪节，早晨鲍思高穿上祭衣准备奉献弥撒，祭衣房管理人看见角落里站着个16岁左右的男孩子，就让他给鲍思高神父辅祭，可是那孩子羞怯地说自己不会，从来没有辅过弥撒。管理人很生气，拿起掸子便劈头盖脸打他，还嚷着：“那你到祭衣房来干什么，滚出去。”鲍思高急忙制止，温和地叫回青年，发现他剃着光头，上衣沾有石灰，像是外地来做工的穷孩子。鲍思高知道在农村里有些衣服不整的穷人不敢进大堂，就在祭衣房望弥撒，于是和善地问青年是否望过弥撒，青年答没有，他就对青年说：“那么你就在这里望弥撒吧。弥撒后我想和你谈一件使你高兴的事，好吗？”他想

给这孩子些安慰，免得对管理人留下坏印象。

弥撒后，他将青年带进一间厢房，面对面坐下，微笑着温和地开始交谈，一问一答中，鲍思高竟开始了他的事业。他了解到孩子名叫贾来理·巴尔多禄茂，16岁，竟是他的同乡亚斯底人，在城里当泥水小工，父母双亡。他又问：“你会念书写字吗？”孩子答：“不会。”“你会唱歌吗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你会吹口哨吗？”这个问题终于使孩子不再紧张，脸上露出笑容。鲍思高接着又问他是否领过圣体，办过告解，是否听过讲道，孩子的回答全是“没有”。鲍思高便提议自己亲自教他教理，并说以后他们就是朋友，这里不会有人再欺负他，邀请他每个主日和节日到这里来找自己。孩子很高兴，同意马上就开始教理学习，于是鲍思高带他一同跪下念圣母经，然后开始教读教理。

三天后的星期天，这孩子带来八个伙伴，找“和蔼的鲍思高神父”，鲍思高的青年中心起步了。以后每个星期天都有孩子们结伙找他，人数越来越多，他教他们念经文，用对话方式和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教理，说有趣的故事，还给他们吃饭，做游戏，下午天气好的时候去附近山岗、河边散步，或朝拜某座圣堂，让他们一天过得快乐、充实、轻松。来这里的孩子们逐渐都变得快活起来，五六个月后就增加到80人。

平常日子里，鲍思高也开始为孩子们忙碌，到处为失业的青年找工作，为雇主不好的孩子换工作，到工厂或建筑工地探望他们，与雇主交谈，询问孩子们的工资、休息时间、节假日放假情况，为孩子们提出合理要求，争取适当待遇，订立正式合同，监督雇主守约情况。他也到街道上寻找流浪的孩子，主动施以帮助，邀请他们星期天去青年中心。星期六他照例去监狱探访，带着烟草、水果、面包之类东西，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当前的问题，并邀请他们出狱后去自己那里。

2月2日，圣母取洁节，成立仅半年的青年中心，由25个

孩子组成了唱诗班，主唱整台大礼弥撒，使神父和教友们惊喜不已，孩子们也非常高兴。给孩子们信心和希望是鲍思高非常注重的一点，而且他特别爱孩子们，经常全力参加孩子们的游戏，帮助他们组织，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常带他们去空旷的地方，在清新的空气里让他们自由奔跑，尽情嬉戏。他知道青少年精力充沛，不能抑制他们欢笑、嬉闹，而应正确引导，鼓励积极的游戏，让他们尽情发泄青春的活力，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成长。他常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尽情玩吧，跳吧，只要不犯罪就好。”

他尤其关注刚出狱的孩子和无家可归，没有归宿，贫苦无告，生活在危险中的孩子。他对孩子们也有要求，那就是：愿意与他合作，接受他的教导。鲍思高独特的风格对孩子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，使他比同时也在行动的其他神父更受孩子们欢迎。

司铎培训班的神父们也常帮助鲍思高，与孩子们谈话，教他们学习，资助一些东西。鲍思高自己更是将一切都奉献给孩子们，他的物品、钱财都属于孩子们，甚至他自己。他常对孩子们说：“我这样喜欢你，假若有一天我只有一块面包，也要与你分享。”但是鲍思高知道他们不只需要面包和工作，需要养育的不只是身体，还有心灵，更需要崇高道德精神的陶炼。他常引导他们向往更美好的追求，树立高尚的理想，对他们说：“希望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在天堂上相聚，那时我们会多高兴啊，不过向上攀登是需要牺牲的。”

司铎培训班一般是二年，鲍思高却停留了三年，1844年夏天他必须毕业了，这时青年中心已有200多孩子，鲍思高希望全心为孩子们服务，贾神父也不想使孩子们失去鲍思高，于是为他联系到市郊一所济良院做神师。那是一位市长遗孀柯佩德夫人为妓女和不满14岁而处境困难的女孩，及残疾女孩开办的慈善机构。她允许鲍思高的男孩子们占有一个运动场。从此每个星期天就有一群群孩子汇集到这片开阔地，起初当地居民不知道怎么回

事，看他们成群结队，以为是坏孩子，常驱赶他们，鲍思高便赶忙各处解释并安慰孩子们。每到星期天，鲍思高的房间就会被孩子们整理得一团糟，谁都想为敬爱的鲍思高神父做点事，可结果总是越整越乱，他就随他们安排，自己只顾听告解。

### 3. 孤儿之父

1844年12月8日，鲍思高含着泪奉献弥撒，感谢圣母帮助这个青年中心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形态。这天他为中心起名圣方济各·撒肋爵青年中心，将这位生活在16世纪，生来脾气暴烈而却修养得温和忍耐的讲道师、作家、灵修导师做保护人。

他正式开辟了教室、运动场，买了木球、高跷等多种玩具，孩子们也自己制作了一些。他还为孩子们编写了许多课本，有教会史纲、圣经史略、意大利史、基本算术等。为满足日益增多的孩子们的需求，他还不得不放下自尊心去向富人求助。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出来，勤勤恳恳照顾着无人关爱的孩子们，可是没想到活动场所却成了一个大问题，不久柯佩德夫人让中心的孩子离开运动场，因为男孩子们常踩坏花坛，有的还与济良所的女孩交往。都灵总主教便让鲍思高在星期天下午带孩子们使用附近的一所教堂，谁知三个月后他们又被人向政府告发说这样的聚会很危险，可能引发暴动，还有流言说鲍思高是异端分子，革命者或疯子。政府马上派人来调查，结果没发现什么问题，但居民讨厌这些孩子却是事实。鲍思高只好采取折衷方法，那座教堂只做集合地，然后带孩子们去市内各教堂轮流献弥撒，再去河边空地讲道、唱歌、说故事、做游戏。

冬天到来时，他租了几间房子，天太冷不适合室外活动，他就在室内给孩子们上课，变魔术。好友包莱神父为安慰随中心到处流浪的孩子们，讲了一篇包心菜的故事，说包心菜必须不停地

移动才能长大，孩子们也要常移动才会学到更多的知识。后来孩子们就■切地称包莱神父为“包心菜神父”。春天来临的时候，鲍思高租了一片草地做孩子们的活动场所，每个星期天上午，孩子们做游戏，他听告解，10点左右用鼓声召集他们排队去轮到的教堂献弥撒。但不久他们又引起了警备厅注意，人数已增加到三四百的队伍敲着鼓，吹着喇叭在市里走过，而且其中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大孩子，鲁莽好斗，有的身上别着刀子。警备厅长召见鲍思高，要求他削减中心的人数，开除大龄孩子，停止游行。鲍思高一概不接受，总主教也站在他这一边。交涉不成，警备厅便在孩子们周围安排巡逻警察，起初鲍思高很担忧，一旦有一次冲突发生，青年中心就得关门大吉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孩子们和警察相安无事，警察还帮助鲍思高维持了秩序，而且也安安静静地听他讲道，还和孩子们一起排队等他听告解。

可是麻烦事连续不断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有谣言说鲍思高得了精神病，起因有一点是他为鼓励孩子们说的一些话。早在青年中心迁往济良所的运动场之前，他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中看到一群野狼由一位牧女领着，牧女也让他跟着，路上他看到许多狼变成羔羊，后来又看到一个广场，内有一座大教堂，狼群中已有4/5的狼变成羔羊。几个牧童来看守它们，可不久又走了，忽然许多羔羊变成了牧童，人数逐渐增多，负责看守羔羊。牧女又让他南望，看到长满玉米、土豆、甜菜的田地里又升起一座更大的教堂。第二天他又做了一个梦，是在一片草地上，许多青年在打架咒骂，忽然一位女子出现了，让他去那些青年中工作，周围逐渐呈现出教堂、运动场、工厂的轮廓，有成千上万的青年。

梦境很清晰，但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一直藏在心里，现在由于境况艰难为鼓励孩子们便将梦做为理想，对孩子们说不久要有大规模的青年中心，几座教堂，许多房屋，还有学校、工厂，数以千计的孩子，许多神父为他们服务。孩子们虽然现在跟着鲍